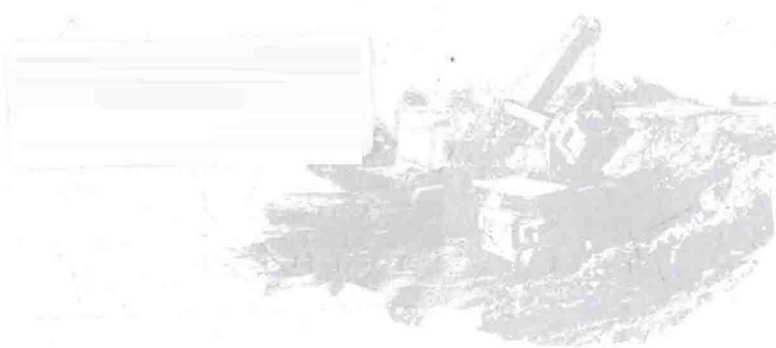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黑色的诱惑

孙少山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孙少山

黑色的诱惑

孙少山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的诱惑 / 孙少山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孙少山卷)

ISBN 978-7-5034-5584-1

I. ①黑…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1883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3.25 字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老杆	1
黑色的沉默	32
盲流	69
冒顶	106
美满姻缘	131
要塞	168
向岭道班	193
黑色的诱惑	221
结核病院	261
东出榆关	284
山那边世界	329

老 杆

横过马路的时候，邵原故意不去管老杆，两手插在裤袋里，悠然自得地穿过车流到了街对面。老杆面对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汽车早慌了，豁出来猛地一闯，一辆很娇贵的轿车差点给人家撞坏了，煞白着脸的司机探出头骂道：“你他妈的找死呀！”他连忙赔笑。

邵原站在那边微微一龇牙。老杆站到人行道上仍鼠头鼠脑惊魂未定。邵原教训他道：“过马路你把它当成两股道儿，先往左看，到中央一停，再往右看，两边一齐看，你忙得过来。”

“是，就是。”老杆连连点头。

只是邵原意犹未尽，回头指指省政府大楼，又指指旁边的信访办说：“你看看政府那么大的楼，信访办那么小的小平房子，你就知道它能不能办事儿了。”

老杆抬起头看看，一声儿不响。邵原知道这老东西是在心里不服气。他迈开大步走着，人行道上的积雪在他的皮鞋下咯吱咯吱直响。经过了漫长的冬天，滨江市的雪也变成了黑色。春天看起来还很遥远，只有道两旁的柳条儿柔软了些，算是春天的一点儿信息。灰色的楼房，灰色的天空，连那落满灰尘的丁香花丛，都依然是冬

日的景象。

老杆寸步不离地紧跟在后头，恨不能像孩子那样扯着他的衣襟。邵原目不斜视，一种城市人的优越感鼓荡起一阵甜蜜。他不再恼恨陪老杆出来这一趟了。

“怎么？电视台还去吗？”他问。

“去，去呀！”老杆连忙答应，同时又从怀里把那个旧塑料口袋掏出来拿在手上。他在向邵原暗示：他有证据，有保证。

刚才在信访办公室，他一进门就忙不迭地把这个塑料口袋从怀里摸出来，一层层打开放到女主任的桌上。有两份揉烂的旧报纸，有一份小学生方格本写上名字的联名单。他的手指头又粗又黑，指甲里积满灰垢，指甲都开裂了。这根肮脏的手指头点着画上红杠杠的一行字，一字一顿地念：“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十、五、年、不、变。”

那四十岁左右的女主任很秀气，一双笑眼看着他。等他念完，她说：“十五年不变，那指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不是指土地不许重分。”

“那，那中央说的话不算数啦？”老杆瞪起眼来。

“我再跟你说一遍，十五年不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不是土地。中央说话是算数的。”女主任很有耐性。

邵原在一旁也吃一惊，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解释？他拿过文件，上面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十五年不变。”

老杆又把那份省委副书记的讲话送到女主任面前，这张报纸已差不多稀烂了，有几个地方都裱糊过一遍。女主任笑了，说：“这份讲话是我写的，那时我还在农委呢。”

“你写的？”老杆毫不客气的目光盯在女主任脸上。他认为这个女人在撒谎。邵原对老杆说：“当官儿的讲话从来都是下边人写的。”

“那算谁讲的？那还要当官儿的干什么？”老杆说。

可以看得出那位女主任是倾向于土地应该重分的。她说，比方说现在有二十岁的两个青年人建立了家庭，可是在当初分土地时他们还是小孩子，当然不能有责任田，现在他们种什么？可是相反，现在有些人已经老了，甚至死了，他们却占有土地而没有能力耕种。老杆说村里有许多多余的土地，可以分给这些没有地的人种，根本用不着打乱重分。

邵原当时一听就知道老杆这官司是打不赢了。许多上访的是上级坚决支持还不一定能赢呢，何况这件事儿人家根本就不支持。但老杆总认为他一定能赢。他说最近有一个电视片放一个电视台采访一个老农民，问为什么他把肥料光往小块地上施而不往大块地施，这个农民说，小块儿地是自留地永远归自己种，而大块儿地分给别人家那不等于给别人家上肥了吗？节目主持人最后作结论道：为了农民能在土地上投资，保证地力，土地不能随便打乱重分，中央规定十五年不变，等等。

让邵原佩服的是老杆竟然记住了这位节目主持人的名字叫张任。老百姓往往误把报社的人和电视台的人当作青天大老爷。老杆非要见张任不可。邵原对他说，别看他们人模狗样儿的，其实狗屁不当。政策吃不透，又喜欢发议论，蛊惑人心。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见老杆那粗大的喉结咕噜一声吞下去一口唾沫。邵原知道他是强咽下一腔愤怒。

二

在电视台的大门前，邵原一转身拐进传达室，听凭老杆给卫兵拦在那里，惊慌失措。过一会儿邵原走出传达室把会客证向那腰间佩枪的解放军战士扬了扬，又指指老杆。战士一挥手，示意放行。老杆紧走几步追上邵原说：“没有你领着，这地方我是一辈子也进不

来呀!”邵原说:“这是国家的要害部门,能随便进吗?”

邵原按下按钮,就面对墙壁站着等电梯下来。电梯下来了,走出几个人,邵原走进去,对老杆招手:“进来,坐电梯上去。”老杆走近来刚要进,电梯两扇铁门突然从两边关拢过来,老杆吓得啊地叫了一声缩回去。邵原按了下按钮,又把门打开,一看,老杆脸都白了。

“快进呀。”邵原叫道。

“你想把我夹死呀!”老杆恼恨地嚷。邵原笑了。老杆死活不再进电梯。邵原说:“要上十三层楼呀。”

“一百层我也爬着上!”老杆说。

在电梯里,邵原想起自己第一次下井,在巷道里也像老杆进城一样晕头转向。他的一不留神被后面来的矿车撞倒在地。矿车那冰冷的角铁像大铁锤一样撞击在他的脚踝骨上,那一时间他觉得给撞碎了,双手抱住脚疼得直想哭,抬头却见撞他的那个人在笑,齙着一口白牙。就是老杆。老杆那时候强壮得像头公牛。他讥笑地看着坐在地下的邵原说:“伙计,什么车都有眼,矿车没有眼,撞了白撞。”

当时邵原恨不得杀了他。那次工长分派活儿,让邵原和老杆搭档推车,老杆说:“我今天肚子痛,不干了。”邵原脸涨红了,他知道老杆不愿和自己一个车。偏偏工长又说:“你他妈肚子疼得快!你不干就歇上十天!”

老杆从大炕上跳起来,嚷道:“为什么偏让我和他一个车?”

那时候老杆是小煤矿最强的大车手,邵原又瘦又小,他当然看不上。邵原一看老杆和工长吵起来,说:“行了!我不下井了,我不下了!”

从山东跑到黑龙江,为的就是在煤矿多挣几个钱,邵原眼里含着泪水,卷起自己的行李就要用绳子捆起来滚蛋。大家拉住他,齐声骂老杆:“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

老杆爬上十三层楼来已经累得满头汗。邵原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老杆不知怎么腰弯了，弯得很厉害，高大健壮的身板儿变得又矮又小。他抬头看见邵原，气喘吁吁地说：“还真算高，高啊……”

“岁月不饶人，你快六十了吧？”邵原问。

“嗨，六十二了，你也不是小伙子了。”

“听说这些年你自己单过？”

“不，我还有个八十三岁的老母亲。”

在走廊里，老杆突然指着一个走过去的女人喊道：“就是她！”那女人吓了一跳，回头愣愣地看着这两个人。邵原连忙上前说：“同志，他是因为看了您主持的节目专程从乡下跑了八百里路来找您的。”

这女人脸色柔和了，说：“请到这边来吧。”

这间屋里尽是年轻的小伙子，听完老杆的叙述一个个激动起来：“我们正要抓这样的题材呢，刘书记明确指出过土地不能大变动，你们村怎么敢打乱重分呢？”

“真是吃了牛皮散不服天朝管了！”

“明天咱们就下去，给他们曝一曝光！”他们马上抄起摄像机，要把老杆带来的那有二百个人签名的联名单录像。老杆感动得眼圈儿发红，抖着手从怀里把那个联名单掏出来。打开两层塑料口袋，这是小学生作业本的三张红方格儿纸，上面满满地写着人名，字体七歪八扭，大大小小，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或是印章或是手指印。邵原觉得这是一些黝黑的、各种各样的面孔，里面有很多都是他熟悉的面孔。

折腾完了，内中一个高兴地说：“这一家伙捅出去，说不定刘书记要表扬咱们呢！”

他们讲好三天后就出发去绥林县。

又走到大街上，老杆的腰居然直起许多，他以掩饰不住的喜悦

说道：“人家这些同志才真正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好干部呀。”

邵原叹口气说：“他们真是害人不浅哪。”走几步，又说，“也许他们一闹腾，你们村真的不敢重分了。”

三

一进门，弟弟邵林就盯住哥哥的脸看，邵原板着脸。邵林又转向老杆，老杆一边脱鞋一边大声说：“联名单人家都录了像，伙计！”

“你到这屋来。”邵原对弟弟说。

邵原代替弟弟领老杆到处跑就是怕弟弟官司打输了以后在村里不好过，但弟弟好似并不领他的情。邵原说：“为什么偏偏你来打官司？重分地光你？”

“我的地好。”弟弟说，“我又刨出很多。”

“你知道这种事情从来就是炒豆大家吃，炸锅一人端吗？从历史上看，哪次不是把带头闹事儿的或抓或杀，然后大家都老实地过日子？”

弟弟不说话了。

“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他专好打官司，你看看他今天的下场！”邵原说。

小煤矿全都是山东、河北的盲流，公社把他们召集起来，让他们在那条偏僻的山沟里挖煤，他们都很好领导。正因为太好领导了，公社派去的支书就为所欲为，反而总犯错误。解福本是南沟村的一个小队长，有点儿无赖，很厉害，公社却又派他去当支书。

解福每天把盲流们轰到井下去挖煤，他便溜屯里串门子。凡是他能看上眼的小媳妇，让他统统收拾了。

老杆先是把老婆揪住头发，用一根劈柴狠狠地打，打得她皮开肉绽，然后就去公社里告。老婆被他打得铁了心，坚决站在解福一

边。老杆于是就被开除，赶出了屯子。他不服气，在山坡上自己动手搭了个小马架子，秋天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捡点儿粮食，弄一口小铁锅做饭吃。吃饱了就到公社去告状，上县城去告状。老婆让解福介绍到南沟给一个羊倌儿当老婆去了。

解福有一天说：“咱们都在忙着抓革命促生产，那小子却什么也不干还捣乱，去几个人给他把窝儿端了！”

几个小伙子来到山坡上，七手八脚把老杆的马架子给踹倒了。邵原也在其中。有一个拎起那口小铁锅说：“看，锅底下还有火炭呢。”然后在石头上一摔，铁锅碎成了三块儿。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来劲儿，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许多年后，邵原想起山坡上那一场胡闹，才知道那对一个人是很残酷的事情。

老杆流落到了杏树沟，从那邵原就很少再见他。但是经常听到他和生产队长和村支书吵架，仍是经常跑公社，跑县城去告状。一直过得很穷，也没再讨上老婆。

邵原说：“路费不是你们大家凑的吗？我给你，你回去把钱还给他们，谁要来叫他们来吧。”

“不。”邵林说。

“就你英雄？”邵原忽然觉得这个人让他极端憎恶，“你不知道你是个半吊子？”

“半吊子就半吊子。”邵林抬起头，梗着脖子顶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邵原觉得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叫人不能忍受。咬牙切齿地道：“你给我滚出去！”

邵林一声不响，抓起帽子走了出去。邵原气得腿都软了，坐在床上没动。小时候邵原常揍他，长大了又常后悔，现在心里想：揍他真是应该！

“你去看看吧，小华哭了。”儿子探进脑袋说，埋怨的口气十分明显。小华是邵林的儿子，从未进过城市，这次随父亲一起来的。

邵原进这屋一看，只见孩子趴在床上捂着脸，他扒开他的手看到的是一张泪光闪闪的小脸。邵原心中大不忍，问：“你怎么啦？”

“我肚子痛。”孩子说。邵原缓缓地直起身子，心情很沉重。他很喜欢这孩子。他特别听话，温柔安静得像个女孩儿，与自己两个如狼似虎的儿子成为鲜明的对照。他有一种犯罪感。孩子刚才一定是听见自己斥骂他爸爸了。踱到厨房，正忙着做饭的妻子白他一眼：“他都十岁了什么不懂？”

儿子在一旁说：“谁要是敢那样骂我爸爸，我非给他两个嘴巴子不可！”

对儿子这种凶横的斥责，邵原无法作出适当的反应。回到屋里，看见那小人儿躺在宽大的床中央，因为不敢放声哭，抽噎得像只小耗子。邵原不由得俯下身抚摸着 he 小小的脑袋说：“好啦别哭了。我也是为他好，我怕你们得罪了当官儿的，在村里日子不好过呀。”孩子反而哭出声来。邵原心里发慌，趴在他耳边不停地说：“对不起，大爷不对了，大爷不对了……”

邵原在大街上找弟弟，他想起小时候邵林挨了打总跑出去，母亲便逼他出去找，他到外面对着野外喊上几嗓子，回去对母亲说：找不见了！如果现在对着马路那么一喊，人们准会以为他是个疯子。在街上乱转了一圈，冻得鼻尖儿像结了冰一样，就回家了。一进门，看见邵林早坐在沙发上了。他又气满胸膛。他翻出一本杂志，指着一篇题目叫作《万家诉讼》的小说给邵林看：“你看看吧，人家一个村支书把农民的肋条骨都踢断了还差点儿打不赢官司呢！你们这算什么事儿！”

“我们有中央文件呢。”老杆忽然伸进脑袋说。

“吃饭啦！”妻子叫道。

邵原亲自进里屋把老杆拉出来。老杆本来是坚决要出去吃饭的，但是邵原认为把弟弟留下而让他一个人到外头去吃饭太不通人情，

就把他硬给拖住了。邵原发现老杆坐得离桌子老远，手里拿半个馒头一点儿一点儿掐着往嘴里放，一点儿也不吃菜。他说：“你怎么啦？吃菜呀！”

“吃，吃。”老杆伸出筷子，小心翼翼地夹了一点儿菜叶填进嘴里。然后，又缩回筷子不再动。邵原是真心真意想让老杆多吃点儿菜了。他让一让，老杆夹一点儿，一不让，老杆又停下来。他明白了自己把老杆留在家里吃饭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吃完一顿饭，老杆和邵原都觉得很累。

邵原安排老杆、邵林和儿子一个房间睡觉。不一会儿，儿子进屋来说：“没法儿睡了。你去看看吧。”邵原进那屋，一开门便被一阵脚臭气呛得喘不过气儿来。他到厨房打了一盆水说：“洗洗脚再睡吧。”

“不，不用洗，哪还用那么多讲究。”老杆说。

“我们来的时候在家里洗过了。”邵林说。

邵原瞅着放地上的一盆水没了主意。

早晨，老杆悄悄地提着包儿，穿上鞋，走到门外才叫道：“伙计，给你添麻烦了！”

邵原追出来问：“你要到哪里去？”

“我不再回来了，还要到人大，到政协去找，再去报社看看。”

“你找不到地方。”邵原忽然觉得不应该让他就这样走，叫邵林道，“你快拉他回来。”

邵林站在那里不动，说：“还是让他走吧。”

“你晚上回来吃饭呀。”邵原说。他自己也觉到了这声调儿的虚伪。

“不啦，不再麻烦你啦。”老杆下楼去了。

四

邵原参加了省里下派的农村社教工作队。妻子一往情深地唱道：“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笑颜开——”

“妈，什么叫‘社教’？”儿子从那屋伸出头问。

“社教么，就是社会主义教育。”邵原说。

他感到有些悲哀，儿子知道乔丹身高一米九八，穿多大码儿的鞋都知道，居然不知道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谁教育谁呢？”儿子仍然不懂。

“当然是我去教育农民。”

“啧啧！”儿子舌头发出一声怪响，把脑袋缩回去。

“那时候，我天天背着书包到社教队门口去等，总盼着人家能到俺家去吃饭。”妻子还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那年她刚十岁。

“是呀，当年社教队员能到你家吃顿饭你都感到荣幸，现在社教队员搂着你睡觉，你都不觉得幸福了。”邵原说。

“放屁！”妻子往儿子屋里一指。

邵原参加社教工作队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回家乡看看，二是听说这次下去的回来都有可能提一提。别人都不愿下去，他报了名。

大家都松了口气，也算他为大家排忧解难了。

汽车在一片漫漫荒岗上奔跑。这里是长白山的余脉，延伸到处虽没有山的峭拔气势，却更显得雄浑博大。道两旁是稀稀拉拉的几株杨树。坦荡如砥的地上只有低矮的茅草。二次大战时的旧战壕已经坍塌，有的甚至积了水，水边长出胳膊粗的榆树。被炸毁的碉堡像断肢一样露出锈迹斑驳的钢筋。荒岗的对面，俄罗斯村庄的墙壁闪着白光。

邵原熟悉这片荒岗。每次经过这里都要生出一种很可笑的感慨。

好像自己变成了一位大人物，面对着这荒凉的古战场百感交集。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没有户口的盲流，赶着大大小小十几头牛在这里放牧。

现在邵原作为一名社教队员重新走在这片荒岗上，他不再为那战争发感慨，而为当年那个年轻的放牛少年而发感慨了。那时他吃饭都成问题，却有那么激烈的情绪而为古人发感慨。

下面就是杏树沟。长途客车的玻璃咯咯响着开始向岗下俯冲。每到春天，这里满山遍野都是杏花，像下了一场雪一样覆盖着山坡。这全是野杏花。开头邵原很为大自然这一现象吃一惊，但后来才明白这全是人为造成的。这里的山上原来长满各种树木，渐渐都被人们砍伐光了。而野杏树因为多刺，而且长不直，没人愿砍它，它便得以蓬勃地生长起来。

兄弟媳妇水莲正趴在猪圈上喂猪，抬头见邵原进来，笑笑道：“你来啦？”她这人有点缺心眼儿，从来不叫大哥，邵原也不怪她，反倒觉得这样的人很好处。邵原问：“邵林到哪里去了？”

“抓阉儿去了。”她用喂猪的铁水舀子往东边一指。

“抓什么阉儿？”

“不是要重分地吗？”她说。

“不是不重分了吗？”邵原问。

“不知道，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她又用铁舀子一指。

街上牛马粪的气味使邵原感到很亲切，他又回到了那已经逝去的岁月。他一直在农村生活，三十五岁了才考上大学离开农村。杏树沟这个村子坐落在一块山谷间的小平原上，这里的土地很肥沃。从学大寨开始，不管什么运动都是这个县的典型。

一只狗似曾相识似的看着邵原。邵原朝它笑了笑，往俱乐部走去。大约在二十年前吧，邵原曾伙同他的几个同样是年轻光棍汉的伙计来过这个村俱乐部，那时候是来看县剧团演样板戏，而实际上

他们更多的是来看杏树沟的姑娘们。那时要翻山越岭跑十五里路，连夜再赶回去。可那时就有那么大的热情。邵原曾一相情愿地看上一个姓周的姑娘，闹得满城风雨，挨了一顿臭骂，其实他连一句话都没和那姓周的当面讲过。现在想起来，真该扇她两个嘴巴子。

俱乐部是当年拆了几栋日本房子的灰色水泥砖建成的，曾经很气派过，如今已破败不堪，窗户玻璃已经全砸了，用砖砌死，顶部只留一窄条儿透光。原来在这里面开会、演戏、放电影儿，每天晚上都热闹非凡。现在已基本上不开会。县剧团也解散了，当然不会来演戏。更叫人吃惊的是连放电影儿也没人看了，人们都在家里看电视。邵原一进场，看到零零落落的人们心里有点儿感伤。村长刘长柱在讲话。邵原没在意听，大体是号召大家抓阉的意思。在农村分土地是永远无法做到真正合理的，因为土地有好有坏，距村子有远有近，唯一行得通的办法儿就是抓阉儿。

“一个一个来，抓吧，该死该活扁朝上！”刘长柱把一个纸壳箱抱到桌子上。

一个人在台下面大叫道：“等一等！我有话说。”这个人边说边爬上台去。邵原认得是老杆。他跟刘长柱吵起来了。他要求讲什么话，刘长柱让先抓阉儿，抓完以后再讲。正吵着，走出两个穿绿警服的警察把老杆挟持下去。老杆挣扎着回头大叫：“兄弟爷们儿别抓！不要抓，不要上当！”

抓阉儿动用警察，总不能算是正常现象，会场有些乱。但还有人上去抓。有一位妇女抱着孩子，让孩子伸出小手去抓，相信孩子的手气好。

邵原趁乱挤上台去，旁边一个小门，原来是演员化装用的。老杆就给关进这小门里。外面有几个人捶门，嚷着：“为什么无故关人？为什么关人？”邵原看见弟弟邵林了，他狠狠地踢了门两脚，一个警察出来火气极大地把推开他喝道：“你要干什么？”邵林还要

争辩，那警察一掌又推过来，这含有打的意味儿了。邵原心中一紧，冲上去隔开，面对着警察说：“请你放尊重点儿！”

毕竟是亲兄弟，他不知不觉就声色俱厉起来。这警察很年轻，也不怎么健壮，上下打量他一番，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省里。”邵原理直气壮。同时心里在暗笑自己狐假虎威。警察果然犹疑起来，转身进门去。

出来的人是纪军，叫邵原有些不好意思。纪军原来在小煤矿当过几天民办教师。现在的纪军是乡党委书记了。

“快进来坐。”纪军把邵原一把拉进去。邵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对面是呼哧呼哧直喘气的老杆。

“纪书记你说吧，你如果是逮捕我，我就老老实实坐在这里，任打任罚，你如果不是逮捕我，那就让我出去。”老杆叫着。

纪军笑笑说：“和你交换交换意见，怎么算逮捕你呢？”

“我不交换了，放我出去！”老杆说。

“外面正开会分地，你扰乱会场不行。抓完了阉儿自然放你出去。”纪军依旧很和蔼。

邵原抓住时机问：“我听电视台的人讲中央有文件不允许重分，要求保持安定，听说他们还搞了一个什么录像？”

“他们胡扯。我们也不愿重分，这要费多少力气？可是下面群众迫切要求重分，不重分不行呀，那么多没有地种的人。”纪军说。

“你讲的不是事实。不是事实。”老杆气哼哼地说。

“你看看，这是不是事实！”纪军从桌子底下摸出一长串白纸。邵原呆了，这也是一个签满了名字印满图章和手印的联名单。

“三百户都要求重分，这是不是事实？”纪军质问老杆。

老杆说：“这里面有问题。”

外面继续有人吵，但抓阉儿工作也在继续进行。刘长柱在叫喊：“抓晚了的没有好地，可是分到什么算什么！谁不抓谁倒霉。”